

楔子 一縷芳魂蕩千年

「走水了！」一陣尖銳叫聲響起。

楚瑾猛然彈坐起身，她推開棉被、趿拉著鞋子下床狂奔到窗邊，用力推開窗戶，舉目向外望去，發現外頭一片火紅，空氣中傳來濃濃的焦味，她趕緊拽起躺在榻邊的丫頭小喜。

「小姐……啊！」小喜迷迷糊糊被扯起，剛開口，就看見熊熊大火燒上窗戶。

楚瑾顧不得小喜還赤裸著雙腳，拉起她，大喊，「快跑！」

小喜嚇得雙腿發軟，但楚瑾不願丟下她，用力將她扶起，往外跑。

拉開房門，一股熱氣迎面襲來，楚瑾額前瀏海被燙得翻捲，屋簷也開始著火了。

「小姐，我怕！」

「不怕，我帶妳逃命。」

她小小的肩膀用力撐起小喜，牙一咬、眼睛一閉，不顧烈燄在眼前囂張，硬是加快腳步往外跑，就在兩人剛踩上院子那刻，身後轟地一聲，屋簷掉了下來。

小喜的衣服著了火，嚇得又叫又跳，楚瑾忙用雙手幫她用力拍滅，心臟狂跳、冷汗直流，她全身都在發抖，卻感覺不到疼痛。

「小瑾！啊……」

一聲驚呼讓楚瑾猛然轉身，只見九堂妹和四堂姊被垮下的木梁壓住，她大叫著衝上前想把人拉出來，此時一陣強風吹來，火勢更加旺盛，她還沒跑過去，又有斷梁落下。

緊急間，小喜一把將她抱住。「小姐，不要！」

楚瑾掙脫不開小喜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九堂妹和四堂姊被火吞噬，她們在火燄裡面痛苦掙扎，恐懼尖叫，慢慢地失去生息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淚水撲簌簌落下。

更多的尖叫聲穿透她的耳膜，幾個堂姊妹紛紛從屋子裡跑出來。

「看！」二堂姊指著開始著火的院門。

「快逃！」三堂姊大喊，衝到門邊。

幾個嬪嬪衝上前想趁著火勢還不大把門推開，可……門竟然推不開？

眼看火勢越來越大，又有一幢屋子被燒得傾倒，前後烈燄夾燒，空氣越來越灼熱，身上像被千萬根針扎著那般疼痛，有人放聲大哭、有人尖叫，彷彿置身地獄般。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，楚瑾抓起院子裡的木凳狠狠朝院門砸去，一下又一下，她不管不顧地砸著，用盡全身力氣，一面砸一面哭喊，「求你、求你、求你……」不知道是不是上天聽見了她的求救聲，門開了。

拋開手中的椅子，楚瑾立刻伸手拉起身邊的人，揚聲高喊，「快跑！」她不知道自己拉著誰，只想著快點離開，她飛快穿過著火的木門，往前頭院子跑去。

楚府分前後院，前院有辦公處、待客廳，是老太爺、老爺們，以及有功名在身的少爺們經常進出的地方。

後院有大大小小十幾個院落，圍著中間的慈義堂而建，慈義堂是老太爺、老夫人居住的院落；東邊和西邊的宅院，分別住著五房的老爺夫人以及五歲以下的小姐

少爺們；北邊三個院子是小姐的居所，南邊有一個大書房和兩個住著少爺的院子。楚瑾衝出火場後，直覺往慈義堂方向跑去，可是跑沒多久就聽見身後有尖叫聲，來不及轉頭，右手拉的人摔倒在地，楚瑾被這股力量往下帶，跟著摔倒，左手牽著的小喜也摔在她身上。

從地上爬起，楚瑾才發現摔倒的是十四堂妹，之所以摔倒，是因為一枝羽箭從後背穿透了她的胸口。

她掙扎著，痛苦的大口大口吸氣，眼底充滿驚恐。

小喜嚇壞了，鬆開楚瑾，尖叫著往前奔跑，下一瞬，又一枝羽箭飛來射入小喜後腦，她連叫一聲都沒有，整個人被箭的力量帶得往前撲倒在地，再無生息。

鬆開十四堂妹的手，楚瑾怔怔轉頭，这才發現跟在自己身後逃出院子的堂姊妹和下人們都已臥倒在地，有人沒被射中要害，還在奮力爬行，有人大張著雙眼，眼睛卻已失去焦距。

抬起頭，楚瑾看見牆上一排弓箭手，全都身穿黑衣，月光下，他們長長的影子像魔鬼的羽翼籠罩著楚府上空，唯有箭頭映出點點寒光。

另外兩個院子也有小姐和丫鬟們陸續跑出來，卻也跑不到數十步便遭到射殺，一個、三個、五個、十個……無數人像截斷線頭的傀儡，紛紛撲倒在地。

楚瑾聽見耳邊傳來颯颯風聲，至陰至冷，彷彿是魑魅魍魎的嘲弄，讓她身子泛起一陣陣寒慄。

她仰起頭，只見夜瑟瑟斂月冷露，天耿耿銀河闌珊，她緩緩嘆口氣。

看見遠方一點銀光朝自己飛來，楚瑾轉身跑開，她跑得很快，這輩子從沒有這般快過，好像下一刻就要乘著風飛起來。

還不夠，她必須再快一點、再快一點……

終於，楚瑾跑到慈義堂，她衝進院子裡，揚聲大喊，「祖父、祖母！」

倏地，她的喉嚨像是被一隻無形的手狠狠扼住，無法喘息，想要嘔吐的感覺在胸口翻湧——大廳裡，祖父的身子斷成兩截，一截在門外、一截在門內，而祖母長劍橫頸，鮮紅的血浸濕了她最愛的虎皮毯子。

突然，內堂傳來一陣陣東西落地的鏗鏘聲。

是誰？昏亂的腦袋讓楚瑾失去判斷力，直覺朝聲源處跑去，當她掀開簾子，看清楚屋裡的狀況時，不禁倒抽口氣，用力摀住嘴巴，不敢弄出半點聲音，一步一步退出內堂。

裡頭有四、五個黑衣人正翻箱倒櫃，不知道在尋找什麼。

楚瑾不斷搖頭，想控制抖個不停的身子、落個不停的淚水，卻全無辦法，她明白這是有人想將楚家滅門，可是她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能逃過災禍……

等等，爹娘呢？爹娘還好嗎？小棠、小楓還好嗎？

繞過祖父母的屍身，她衝出慈義堂，往東邊的院落奔去，一邊跑一邊不斷在心底祈求，祈求她的爹娘好好的，祈求弟弟們能逃過橫禍。

下一瞬，她看見爹扶著娘朝自己跑來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扯開嗓子大聲號哭。

倏地，兩個黑衣人從後方竄出，舉起大刀朝父親砍下。

楚瑾想也不想，搶在前頭、伸開雙手，將父親擋在身後，她沒有想過這個動作是不是叫做自不量力，只是直覺地想救下爹娘。

刀子從她腹間刺入，身後娘親尖銳的哭聲震疼了她的耳膜，她猛然轉身，看見從腹部往上挑的那把刀子把爹的身子剖開，腸子瞬間流滿地，爹死不瞑目，眼睛狠狠瞪著黑衣人。

娘受不了刺激，身子軟軟歪倒，她想去接住娘，卻發現自己的手穿過了娘的身子，什麼都碰不到。

攤開雙手，看著自己的掌心，她懵了……

爹、娘、三伯父、諸位堂哥堂弟……所有的楚家人都在她眼前一個個死去。

她在楚家大院來回走著，身子被無數箭矢穿過，她從恐懼變為麻木，從驚惶變得茫然，百年世家在她的眼皮子底下，漸漸變成灰燼。

這一晚，由於一場不明原因的禍事，讓楚家三代三十七人，奴僕二百一十三人皆死於非命。

楚瑾才十二歲，她無法理解楚家為何會惹禍上身？

祖父是朝堂宰輔，父親與四個伯伯均在朝中擔任要職，堂哥堂弟們認真向學，伯母們、堂姊堂妹們也相處和諧，人人都曉得楚家家風嚴謹，子賢孫孝、家族和樂融融，從無後宅勾心鬥角、手段權謀的陰私事，所以多少世家大族盯著楚家下一代，以便早早結下秦晉之好，誰曉得輝煌光耀的世家竟在一夜之間被滅族。

天際翻起一抹魚肚白，楚瑾呆呆地坐在南院裡的百年老樹下。

那是棵桃樹，每年結果季節，堂哥和弟弟們都會攀著長梯，摘下一籃又一籃的桃子。

她最愛將熟未熟的桃子，帶著微微的澀、微微的酸，因此她總是家裡第一個嚐到新桃滋味的人。

曾有術士說這棵大樹種在府宅中央，屋為方、木為中，形成困字，乃風水大煞，建議祖父把桃樹給砍掉，可桃子這樣好吃，誰都不捨得，祖父更是斥為無稽之談，覺得不過是一棵樹，能困得了誰？

也是啊，這樹從楚家建府便存在，百年來楚家越過越好、子孫一代比一代榮耀，要怎麼與困字搭上邊兒？

娘也說過，不好生教養子孫，卻讓一棵老樹來承擔家族未來，未免笑話。

可真的是笑話嗎？所有人都被困住，通通死了……

一陣小小的啜泣聲鑽入耳朵，楚瑾瞪大眼，猛然起身循著音源跑去，聲音越來越近，聽得越來越清楚……

沒錯，那是小棠和小楓，他們沒死？！

她跑進爹娘的臨風院，這裡一樣被人翻遍，床櫃、桌子全讓大刀給劈爛，破碎的木片四散，床板坍塌在地。

楚瑾停下腳步，側耳傾聽，發現弟弟們的聲音是從地底下傳來，她身子一沉，穿

過床板，就見爹娘的大床底下有個密室，小棠正把小楓緊抱在懷裡。

「乖，小楓不哭，等哥哥休息一會兒就有力氣了。」楚棠輕拍著弟弟的背，低聲安慰。

「哥哥手痛。」楚楓吹吹哥哥的手，眼淚掉不停。

推不開暗門嗎？也是，上面被倒塌的床板給壓住，小棠才九歲，哪能推得動？

他們怎會在爹娘屋裡，是小楓又鬧著要爹娘說故事嗎？

小楓剛滿五歲，上個月從爹娘屋裡搬到南院和小棠住在一塊兒，開始接受夫子啟蒙，他是五房裡年紀最小的，人人都寵著他、順著他，每回夜裡哭得厲害，吵得同院子的堂哥們受不了時，小棠就會偷偷帶他回爹娘屋裡睡下，這回應該也是如此。

太好了！楚瑾感激老天讓楚家有後。

看著兩顆小小的腦袋靠在一起，淚水墜地，她輕輕在他們耳邊低語，「好好活著，為自己、也為楚家。」

楚棠歇過一回，繼續動手推開暗門，只是他的年紀那樣小，手臂那樣細，即使用盡力氣也推不動分毫，他不死心地一試再試，直到沒力氣了，氣喘吁吁地，背靠在牆邊。

楚楓心疼，幫著哥哥捏捏手臂，給哥哥鼓勵打氣。「哥哥不怕，咱們再睡一會兒，睡醒就有力氣了。」

其實他很渴，渴到不斷用舌頭舔拭嘴唇，要是在平時，早就鬧起來了，但這會兒他半句話也不說，強忍著，倔強的小模樣看得楚瑾心疼。

楚棠明知道困難，卻還是點點頭，安撫道：「對，哥哥睡醒就有力氣了。」他圈住弟弟的肩膀，攬進懷裡，一下接著一下拍著弟弟的手臂。

楚瑾不捨地摸摸小棠再摸摸小楓，啞聲道：「不怕，姊姊在這邊陪你們。」

她輕哼娘常在床邊唱的小曲兒，輕握住弟弟們的手，不怕疲累地唱過一回又一回，漸漸地，小棠、小楓睡著了，安靜可愛的模樣和平時一樣，熟睡的他們不再委屈驚恐，只有教人舒心的安詳。

突地，她聽見腳步聲。

楚瑾鑽過地面，飄出臨風院，就見外頭好多人……太好了，是官差！

她欣喜若狂，不斷在他們中間穿梭，大喊著，「求求你們，救救我弟弟！」

可他們恍若未聞，只是眉宇間帶著淡淡的不忍，一面收拾滿地屍身，一面低聲聊著。

「怎會這樣？楚相爺可是公正不阿的好人啊！」

「是啊，楚家樂善好施、善名在外，怎會落得如此下場？」

「老天爺真是不公平，誰說好人長命百歲？禍害才會遺千年！」

楚瑾也有相同疑問，老天爺的眼睛被遮了嗎，怎地好人得不到好報？

可眼下她沒有心情質問老天，一心一意想要救出弟弟。

她不停歇地對每個人發出求救信息，但是不管使再大的力氣，都沒有人聽見她的聲音。

跟著官差走到慈義堂、走到北院，然後……她看見了自己的屍體仰面躺著，羽箭穿胸，箭鏃將她釘死在地上，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臉龐帶著不屈的倔強。死不瞑目啊！楚府幾百條人命，他們原本有大好的未來，卻在一夜之間通通沒了，誰能甘心、誰肯瞑目？

一個男人在她的屍體旁邊蹲下，動手拔下釘死她的那枝箭，大大的掌心蓋在她的眼睛上，手一滑便將她的眼睛闔上。

楚瑾蹲在他身旁，側頭看他，這人大約二十歲上下，身材頎長，俊朗無雙，渾身上下透著雍容貴氣，一雙入鬢劍眉看得出他性格中的堅毅。

他有雙漆黑的眸子，目光銳利逼人，隱含熠熠鋒芒，神情肅然，薄唇微抿，散發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訊息。

楚瑾對著他，有氣無力地說著重複了超過一百次的話，「求求你救救我弟弟，他們在密室裡，求求你去救他們……」

她本來已經不抱任何期望，覺得這個男人肯定也聽不見的，沒想到下一瞬，他竟然抬起了頭。

他看見她了？！

抓住他的衣襬，她放大聲量，反覆說著，「求求你，救我弟弟……」

他的視線沒有落在她的身上，可身子卻定住了，左右張望，像在分辨什麼似的。是看見、聽見，還是感覺到她？

楚瑾一次次不停地說著，但他卻閉上眼睛，仰頭朝迎面而來的風深吸一口氣，像在接收什麼。

說不出的失望在胸口蔓延，可楚瑾不死心，在他身前、耳邊，用盡最大的力氣喊叫。

再次張開眼睛，他揚聲道：「來人！」

「屬下在！」

「搜查清楚，每個房間都別輕易放過。」

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謝謝老天，謝謝上蒼神佛，天曉得她有多感激、多感動，他聽到了，他肯定聽到了！

楚瑾跑回臨風院，跑回弟弟身邊，試圖推醒他們，但她的手總是穿過去，她在他們耳邊大喊，他們卻依舊沉睡。

「快點醒來，快醒醒，有人要來救你們了，你們必須喊救命！」

這時，楚瑾聽見有人進入臨風院，她心焦心急，喊得更大聲。

「小棠、小楓，快醒醒，你們一出聲，就會有人來救你們，快醒醒啊！」

兄弟倆還是不醒，楚瑾飄回地面，看著翻箱倒櫃、到處搜查的人，她也在他們耳邊大叫，試圖製造出聲音，用盡全身力氣，想讓他們注意到地底下有人。

然而，她失望了，搜查過一陣後，官差離開了，她使盡全力也無法讓他們知悉弟弟的藏身之處。

她跟在他們身後追趕，卻留不住人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離開，看著他們抬走一車車的屍體，看著他們在楚府大門口貼上封條。

楚家再度恢復一片死寂。

沒有人可以幫她……

楚瑾頹然地回到弟弟們身邊，靜靜坐著，一天、兩天、三天，她看著他們越來越虛弱，慢慢地走向死亡，看著他們的身體腐爛、乾涸，成為兩具小小的骨架子，某夜天搖地動，枯骨散落一地……

「別哭。」桃樹輕輕搖動枝桠，安撫她的傷心。

「我不想哭，可淚水總自作主張。」楚瑾幽幽回答。

不是矯情，她真的不想哭，但淚水總是莫名其妙凝聚，就像她不願意恨，可想起爹娘、弟弟和祖父母們的遭遇，胸口的恨意就無法平息。

「為什麼不去該去的地方？」她腳邊那朵黃色小花用嬌憨的聲音問。

這正是楚瑾最大的疑問。

已經數不清經過多少年，她獨自在楚府裡徘徊遊蕩，在哀慟中度過一日又一日，她不懂自己為何沒有走入冥界，她也想去尋找爹娘弟弟，也想走過奈何橋，但卻找不到路，不知道該往哪裡闖。

倘若老桃樹種在宅子裡代表「困」，那麼她在宅子裡遊蕩代表什麼？

囚？是啊，她被囚禁了，囚在這個曾有滿滿回憶的地方五年、十年、三十年……經歷了風雨吹打，宅屋逐漸傾頹，荒草漫漫。

幸好她並不寂寞，因為她學會了與花草樹木對話，學會傾聽風、雨帶來的訊息。

閉上眼睛，楚瑾聞著風帶來的氣息，問：「可以告訴我，我該去哪裡嗎？」

風輕拂她的臉頰，溫柔地對她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雖然走過全世界，卻不曉得妳究竟要去哪裡。」

「那個『全世界』很美嗎？」張開眼睛，她問。

「很美，超乎妳想像的美。」

「你能不能帶我去看看？」

看著她臉上的期盼，風笑了，伸手相邀。「來吧！」

楚瑾高舉雙手，她被風吹起，身子順著風飛上高高天際，離開楚家大宅。

無數年了，她第一次感到舒暢，鬱結在心的仇恨似乎淡了，她笑著隨輕風遨遊，俯瞰大地，世界在她眼前緩緩展開。

乘著風，她走過一年又一年，在多到數都數不清的年頭裡，她看見房子從矮變高，從一層到一百層，看著人們的車子從馬匹拉動到機器推動，機器從兩輪到四輪，到長出翅膀在天上飛翔，看著通訊設備從信件到電話到手機……多麼神奇的改變，多麼神奇的文明與進步。

她坐在教室裡面跟著學生們一起上課，學經濟、農業、數學、歷史、廚藝、美容美髮、表演……她的時間超多，她愛上了學習，老是窩在不同的教室裡，看著不同老師的表情，有的課她聽得懂、有的聽不懂，但她依然樂此不疲。

她看著不同世代的年輕男女們用不同的方式談戀愛，對於感情，她有些魯鈍，也許是因為她的生命停頓在童稚時期。

這些年，她坐在辦公桌前，學著 OL 使用電腦，她趴在男人女人背上，看他們滑

手機，她接收到無數資訊，奇妙的世界讓她的視野變得開闊。

這天，她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。

她愛死了電視這個文明產物，她可以待在電視機前面一整天，而且這家的主人和她一樣，超喜歡看電視，每次回到家裡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，不管看或者不看，有的時候出門甚至會忘記關電視。

所以啊，她不想挪窩了，住在這裡挺好。

這一待就是五年。

這個家很小，比起楚家老宅，簡直就是鳥籠，只住著一個人，他是廣告公司的GAD，也就是客戶群總監，一個很年輕、很有能力，卻也很寂寞的男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衛珩。

她跟在他身邊很久，半點都不想離開，因為電視，也因為他很像那個男人……那個為她拔箭，為她輕輕蓋上雙眼的男人。

她知道這不合邏輯，但她就是能夠從他身上找到安全感，好像只要靠近他，就能夠不惶恐不害怕。

她和風說謝謝、道再見，想要留在衛珩身邊，也許有一天，他會結婚、不再寂寞，也許有一天，他再也提供不了安全感，那時，她或許會再度乘著風離開，但是現在她期待他回家，期待能夠安靜地靠在他身上看電視，期待在他入睡時趴在床邊，細數他的呼吸聲。

衛珩從門口走回客廳，手裡拿著披薩店送來的食物，重新坐回電視機前面。

楚槿深吸一口披薩香氣，趴在他的背上，圈住他的脖子，低聲在他耳畔說：「真香，如果我也能嚐一口就好了。」

「想吃就吃，我有阻止妳嗎？」衛珩說。

楚槿一愣，轉頭看看左右，沒有人啊……難道他在跟她說話？

把頭轉回來，衛珩的眼睛還是盯著電視。

楚槿滿肚子懷疑，再次試探，「披薩很貴吧？」

「不貴，五九九，買大送小。」

聽見他的回答，楚槿一驚，很不優雅地彈起來，像無頭蒼蠅般在屋裡跑過幾圈，最後衝到他面前，趴在他腳邊瞪大眼睛問：「你看得見我？」

「不然呢？我有精神病？」他的視線與她相對。

天吶、天吶、天吶，她待在他身邊五年，都不曉得他竟然能看得見自己，如果是這樣，那他一定看見她學歌星搖頭擺尾大跳豔舞，一定看見她學演員在他跟前飆戲……噢，她好想死，好想挖洞把自己埋起來。

該死的，她是天底下最遲鈍的鬼！

「妳不是鬼。」衛珩淡聲道，眼底卻有一絲掩飾掩不住的笑意。

咦，她剛剛有說話嗎？沒有啊，他怎麼曉得……

他莞爾一笑，這回她看出來了，他的笑容裡面帶著調侃。「妳不是鬼，只是沒有去正確的地方。」

「正確的地方，在哪裡？」豁出去了，她正面與他對話。

「妳知道的。」

「錯，我就是不知道，才會千百年來不斷在人世間徘徊。」

他搖頭，篤定回答，「妳一定知道，認真想想，妳最想去哪裡？」

「我想去……」她想起密室裡的弟弟，想起他們的低聲啜泣。「我想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一道青光閃過，楚瑾瞬間消失。

消失了？轉頭看著空無一人的客廳，衛珩心頭印上淡淡的落寞。

明知道她已經離開，他卻還是忍不住放下披薩，在每個房間找過一遍，最後喃喃自語，「還真的走了啊。」

嘆口氣，他釐不清自己的心情，走回客廳沙發，拿起披薩，一面咬著一面轉台，上百台頻道轉過一圈，難看得很，乾脆關掉電視。

他其實不喜歡看電視，是因為她喜歡，他才……

衛珩笑著搖搖頭，小女生一不在，還真是有點無聊。

他閉上眼睛，在腦海裡過濾一遍明天該做的事情，這時候，無預警地，沒有人觸碰遙控器，電視卻自動打開。

他直覺地想關掉電視，再打個電話請人來修，但是螢幕裡出現的女孩卻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……

## 第一章 楚家滅門有隱情

黃昏將至，看守的官兵遠遠守著。

由於義莊無法容納這麼多屍體，因此大理寺臨時搭起密閉棚子，把楚家兩百多具屍體照著衣料分成主子下人，一具具鋪排。

依著名冊，裡頭還少兩具童男屍，不知道是被大火燒成灰燼，抑或是逃走了，如果能夠逃離……衛珩樂見其成。

皇上已經下旨，明天這些屍體將被焚燒，楚家兩百餘人一夕殞命。

先帝恐怕怎麼都沒有想到，一代名臣、至交莫逆竟與自己先後離世，教人不勝唏噓。

衛珩走到楚家老太爺楚玉身邊，他的身子被切成兩段，衛珩要求太醫將他的身子縫好、收攏，許多人覺得他多此一舉，但這是楚玉該得的。

為官數十載，他清廉忠誠，培育出來的子孫亦是朝堂棟梁，他的嚴謹家風造就一股清流，令百官權貴紛紛仿效。

先帝曾道：「朕得楚玉，乃天賜鴻恩。」

老天爺給了這對君臣三十年的舞台，讓他們攜手共理天下，將國家治理成如今這番昌盛繁榮的模樣，但願新帝能夠珍惜。

對著楚玉深深一拜後，衛珩轉身走向另一邊，本想離開，卻在一具女屍身邊停下腳步。

看一眼蓆子上的女孩，他對照過冊子，她是五房的嫡長女，叫做楚瑾，十二歲。之所以記得她，不是因為她過人的美貌，而是因為那雙眼睛。

即便雙眼不再有神，可是她眼底仍隱隱透露著倔強，顯示是個頑強的、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。



可惜她的未來已經隨著楚家人一起斷送。衛珩微蹙眉，淡淡的唏噓在眼底升起。他的視線落到女孩胸前，條地瞪大眼！

衣服上被羽箭射穿的孔洞還在，但上頭的血漬消失了，他上前解開女孩胸前的盤扣，更教人驚訝的是，血洞居然補起來了？！

現在，那裡只剩下一個印子，短短數息間，印子越來越小、越來越淡，就在它消失那刻，一陣強烈咳嗽發出，楚瑾清醒。

衛珩倒抽口氣，她這是……死而復生？

怎麼可能，他親自檢查過屍體，確定她已無呼吸脈搏，身子早已僵硬，手足處甚至開始出現屍斑，怎麼會……

不由自主地倒退兩步，衛珩看著女孩側翻過身子，痛苦地掙扎蜷曲著，好半晌才勉強支撐起身子坐起。

楚瑾大口大口吸氣，直到不喘了，才抬起頭，望向身旁的人——

衛珩？！楚瑾與他相對望。

他為什麼穿古人的衣服？為什麼用這種眼光回望自己？他不是看得見鬼嗎？不對、不對，他說她不是鬼，可他驚訝的目光分明就是見鬼了。

捶捶頭，她被他弄得好糊塗，轉頭看看左右，太陽已經快要掉到山的那一頭，光線越來越昏暗，但她還是能夠看清楚身旁躺著的……天，那是她的堂姊妹們！

猛地倒抽口氣，她回來了，而且沒死？重新對上衛珩的視線，他不是那個寂寞的GAD，而是……那個帶人到相府查案的男人？

望著衛珩，她搖搖頭，從小力搖到大力，搖到頭都暈了。

不要啊！她不要回來，這裡已經沒有她的家、她的親人，這裡除了仇恨，什麼都沒有留下，她寧可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當鬼，寧可留在讓她安心的衛珩身邊……淚水淌落，眼底透出深沉的哀慟，她弓起身子，把頭埋進膝間。

看她極力壓抑啜泣，一抽一抽、抖動不停的雙肩，衛珩輕嘆，沒有打擾她的悲傷，只是靜靜地站在她身旁。

就這樣，兩人一坐一立，誰都沒有移動身子。

太陽全數西沉，黑暗中，唯有升起的月亮透出淡淡微光。

終於，楚瑾停下哀泣，仰起頭，在微弱的光線間望著衛珩，楚楚可憐、語帶哽咽地問：「楚家滅門血案是多久以前發生的事？」

「昨天晚上。」他面無表情地回答。

令人心寒的是，這樣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，大理寺竟只讓他這個四品官出頭，三個仵作能在一天之內把兩百多具屍體驗完，這樣厲害的功夫簡直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
聞言，楚瑾猛然倒抽口氣。

昨晚？只隔了一日？那麼，她的弟弟們還活著！

她明白了，明白自己為什麼重新回到這裡。

拉住衛珩的手臂，她急道：「求你，救救我的弟弟。」

「妳的弟弟？」楚家還有人倖存？莫非是消失的那兩名男童？

「嗯，他們……」

「噓。」他瞄一眼外頭，蹲下身子，在她耳畔低聲道：「我會救他們，輕聲告訴我他們在哪裡？」

「在臨風院主……」她話說一半，又吞回去。

聽見話聲戛然終止，衛珩退開身子，細細審視，她這是在懷疑他、不信任他？

「怕我出賣妳？」

對，她害怕！但不信任的話，她還有其他人可以求助嗎？目前他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只是、只是……緊咬下唇，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

見她像隻驚惶的小兔子般緊緊摀住自己的嘴，分明茫然無助，背脊卻非要挺得筆直，如此倔強、固執，才十二歲的小丫頭，需要事事都硬撐？

「若我想讓楚家死絕，現在一刀將妳結束不就成了，何必勞心費力套妳的話？至於妳的弟弟，說不說重要嗎？我不出手相救，他們早晚會死，不是嗎？」

楚瑾頹然鬆開手，對啊，這麼簡單的事居然想不透，她笨得太厲害了。

「我弟弟藏在臨風院的主屋內，爹娘房間的大床底下有個密室，但那張床被砍成兩半，壓住密室的出口，弟弟年紀小，推不開暗門。」她輕聲說道。

「嗯，我會去救他們。」他看看左右，思忖半晌，問：「妳一個人待在這裡，會不會害怕？」

她先點頭，緊接著又飛快搖頭，把背挺得更直，「我不怕。」他必須先去救小棠、小楓，無暇顧及自己對吧？

楚瑾猜錯了，衛珩不帶走她，是因為清楚暗處裡有人在盯著，某人很擔心他把案子給破了，命人仔細看著呢。

「既然不怕，妳先躺回去，子時左右會有人來救妳，行不？」

聽著他的話，楚瑾腦袋飛快運轉，倘若滅了楚家的是匪，有個目擊證人沒死，他應該大張旗鼓把她迎出去才對，為什麼非要等到子時，讓人來救？

換言之，兇手不是匪，而是……目光一凜，她心中隱約浮出答案。

「外頭有人守著嗎？」

衛珩笑開，真是個聰明丫頭。「對。」

「你的人怎麼找到我？我又怎麼曉得那是你的人？」

他想想，回答，「我的人會先發出夜梟鳴叫，妳聽到聲音之後就開始號哭，哭得越淒厲越好。」

楚瑾明白，這是要讓她裝神弄鬼。可以的，她會盡量把場子弄大，讓滿京城百姓都曉得楚家有冤。

「妳安心跟著他走，安置妥當後，我會送令弟過去與妳會合。」

「我懂，可是我弟弟……密室裡沒水沒糧，他們撐不了太久。」

「放心，今晚就會去救他們，只是有不少雙眼睛盯著，行事不能明目張膽。」

「我懂。」

輕淺微笑，他說：「休息一會兒吧。」

點點頭，她準備躺回草蓆上頭，卻想起一件事，「恩公，貴姓大名？」

衛珩濃眉微挑，有趣地看著楚瑾，眼下連安全都談不上便想還恩？是天性恩怨分明，還是不願虧欠？

行啊，他還真想知道她打算如何報恩。

「衛珩。」他說。

什麼？！楚瑾覺得自己被雷轟上，她愣愣地看著他，半晌開不了口。

他解讀不出她這表情的背後意義，索性不想了，還有人等著他去救呢，不能耽擱太久。

「快躺下，時辰不早了。」

楚瑾點點頭，重新躺下，任憑心頭波濤洶湧，她反覆琢磨著，這是巧合還是上蒼刻意安排？

衛珩將手負在身後，走出停屍棚。

走出棚子，天上月光越發明亮，沉重的心思在此刻有幾分輕鬆，腳步也跟著輕快起來，他的影子在身後拉出長長的一道。

緊握手中明黃絹布，將上頭的字一讀再讀，衛珩深深吸口氣，再用力吐出。

再確定不過了，楚家滅門慘案果然是某人的傑作！

這份遺詔是在楚家的密室裡，連同兩個稚兒一起找出來的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冊楚玉親自寫下的名單。

這算是善有善報嗎？倘若他不出手救下楚棠、楚楓，這東西將永不見天日，那麼大錦王朝……這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？

「爺。」管事馬文輕敲兩下房門。

衛珩將絹布收進匣內鎖好。「進來。」

馬文進屋，將帖子放在桌上，衛珩沒接手，只淡淡看馬文一眼。

會意，馬文說道：「老夫人命鐘管事送帖子，七日後老太爺作壽，想讓爺回國公府幫忙待客。」

讓他回府？衛珩將帖子拿到眼前，細細看著上頭的字跡，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，這次，又是為著什麼？

衛家世居京城，五代均有人在朝為官，聽起來似乎很厲害，但在權貴滿街跑的京城，衛家不過爾爾。

直到衛珩的祖父衛楮棄文從武，十六歲起在戰場上掙軍功，四十歲時得到敬國公爵位，衛家才算真正在京城權貴中排上名號。

衛楮是個庶子，他姨娘不得寵，在他七、八歲上下就歿了，府裡兒子七、八個，一個小小庶子誰會高看他一眼，因此他在家族中沒有地位，更沒有發言權。

衛楮十四歲時，父親歿，嫡母立刻著手張羅著分家，要把五個庶子分出去單過。出府的時候，衛楮冷眼瞧著幾畝薄田的地契，冷笑道：「我還不差這點東西，既然母親迫不及待想逐我出家門，不如做得更徹底一點，直接把我從宗祠中除名。」

衛楮嫡母一聽可不高興了，指著他的鼻子怒道：「你以為我不敢？」

「打殺婢妾，從不把人命放在眼裡的您，這區區小事豈會不敢？」他這是光明正大把姨娘的死給擺在檯面上。

話說到這分上，讓嫡母失卻面子，哪還會給他留裡子，當即就道：「既然不想當衛家子孫，那我也不留你了，免得留來留去留成仇。」說完，她立刻把衛楮從衛家族譜中勾除。

衛楮脾氣硬，骨頭更硬，闊步從衛家大門走出，直接從軍，也是他有志氣、有造化，才能在戰場上一戰成名。

二十歲時，他與當時還是太子的先帝聯手，打了個大勝仗，先帝龍心大悅，封他為三品大將。

班師回朝那天，衛家族人的口水差點兒把嫡母給淹了。

不少衛家人上門來認親，衛楮就說了，除非嫡母把他姨娘升為平妻，自己由庶轉嫡，才肯重返衛家大門。

衛楮的嫡母哪裡肯，此事讓衛家族人對她頗有非議，因此在那之後，少了族人的偏幫與支持，再加上能力不足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衛楮父親這一脈漸漸在衛氏家族中式微。

衛楮膝下有兩個兒子，一個是元配所出的衛瀚，一個是繼室姜氏所出的衛德。元配身子本就嬌弱，而當時衛楮身在戰場，又無長輩照看，因此生產時傷了身子，之後一直纏綿病榻，由於衛楮不在家，她的親妹子長住府裡，幫著照顧姊姊和姪子，元配死後，他便順理成章娶了小姨子為繼室。

在沒有生兒子之前，姜氏待衛瀚還算有幾分心思，直到親生兒子呱呱墜地，加上丈夫的官越做越大、越來越有能耐，然後，一個世襲的爵位憑空出現。

到了這時候，再有良心的女人也會忍不住想為自己的親生兒子做打算。

只是還沒等到姜氏動手，衛瀚就因為和他的娘親同樣短壽，二十出頭就撒手人寰，留下一對孤兒寡母。

而二房的衛德旁的本事沒有，下崽子的能力卻很強，就是他的孩子們也不遑多讓，正妻、小妾接連生，比長房熱鬧了不知多少。

姜氏眼看自己雖是續弦，地位卻再無人可動搖，這種情況下她還有什麼好顧忌的，把衛瀚媳婦活活折磨死算什麼？逼得衛珩離家又算什麼？造謠生事、抹黑衛珩又算什麼？

幸而衛楮還是個明白人，雖管不了後宅，但見衛珩年幼，無爹可依恃，而自己長年駐守邊關，不能親自教養，深怕毀了好秧苗，便想方設法送他上山習藝，護得密密實實，否則長房一脈早已斷絕。

照理說，衛楮有兒有孫，連曾孫都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，再加上前幾年從邊關退下來，今年初把兵權交還朝廷，他早就該立下世子、退隱朝堂，好好含飴弄孫的，但他對爵位的繼承人始終不肯鬆口。

不能怪衛楮為難，畢竟二房子孫雖然眾多，但要從裡頭挑一個能耐的主持國公府，著實困難。

過去衛楮長年不在家，沒有「衛府」這塊大招牌，他無法從書香門第中挑選妻子，

姜氏姊妹出身商戶，大字認不得幾個，兒子的教養自然疏忽。

兒子沒本事，衛楮只能摸摸鼻子認下，但孫子還有機會，因此他作主長子的婚事。大兒媳婦是同袍的女兒，讀過幾年書，寫得一手好字，尤其是那溫婉和順的性子，頗得衛楮、衛瀚看重。

而老二的婚事是姜氏堅持作主，她挑媳婦不選賢、不挑德，而是讓自家姪女來聯姻，這一娶，高下立見。

衛珩從小資質聰穎，又有娘親帶著，兩歲就會認字、背詩，之後上山學藝，有疼愛他的師父、師兄帶領，學什麼都比旁人快，衛珩十一歲考上秀才時，衛楮那個得意勁兒啊，滿朝文武都知道他有多驕傲。

衛楮不偏頗，也想從二房當中挑選幾個孩子送上山，可架不住人家祖母和娘親反對，一個個哭得要死要活，好像他不是送他們學藝，而是送他們去死。

慈母多敗兒，二房那群孫子……唉，不提也罷。

有了這番比較，就算姜氏枕頭風吹得呼呼響，衛楮也不肯輕易定下世子之位。

姜氏吵也吵過、鬧也鬧過，甚至憤怒地說就算不傳給孫子，世子之位也該落到衛德頭上，但衛楮咬緊牙，打死不表態。

姜氏後悔莫及，想著當年就該趁丈夫不在，早點讓衛瀚下去陪伴他親娘，免得日後生出個妖孽，虎視眈眈地盯著屬於二房的肥肉。

衛楮的妻子是姜氏，二房老爺衛德的妻子也是姜氏，大小姜氏聯手，衛珩豈有平靜日子可過？

每次衛珩回府，總有大事小事接連發生，若非他有一身武功，腦袋又夠清楚，早就不知道被算計幾回了。

十五歲，衛珩高中探花郎，進入翰林院，明面上他是正七品翰林院編修，但他在翰林院不到半年就被召進御書房，成為虎賁衛的一員。

虎賁衛是先帝親手組織起來的諜報機關，除先帝之外，沒有人可以指揮，主要從事偵查、逮捕、審問、暗殺等活動，核心人物共有十七名，名單在先帝手中，其他人只曉得虎賁衛有多大的本事、做過多少事，卻不曉得由誰主持、帶領。

而不管是核心人物或二、三階的領導，虎賁衛的重要組成分子平均分佈在朝堂上，官都不大，四、五、六品不等，但他們手下的探子無數。

去年初，先帝知道自己的身子不行了，暗中加進一支五千人的軍隊，那並不是普通軍隊，而是精銳部隊，原本衛珩並不曉得先帝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安排，但現在他明白了。

衛珩足智多謀，短短數年，先帝不斷破格提拔，如今在朝堂上，他是正四品的大理寺少卿，暗地裡卻是虎賁衛的頭頭。

新帝登基，始終沒有拿出虎賁衛的玉牌召喚自己，衛珩心下猜疑，想著會不會是先帝來不及將名單交給新帝，又或者新帝有意思解散虎賁衛？

他猜不出答案，只能暫且按兵不動，直到先帝的遺詔從相府裡找出來，他方才明白，原來先帝的棋尚未下完。

話題扯得太遠，拉回來。

他進翰林院的當天，衛楮便將衛珩喚進書房，祖孫兩閉門深談。

衛楮打心底明白，孫子的脾氣和自己太相像，這讓他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

當年他可以棄先祖不要地自立門戶，造成父親一脈式微，如今衛珩若發了狠，也可能這樣做，畢竟他親生母親的性命是交代在大姜氏手裡的。

衛楮做過的事卻不樂意孫子跟進，他不希望辛苦創立的家業到最後變成一場空，因此他提出條件，挾恩求報，逼得衛珩承諾不報復二房手足之後，才讓他接手母親嫁妝，並將大房的財產分給他。

後宅雖是大姜氏掌理，但她為人蠢笨，衛楮哪敢將所有家當交給她，因此大部分產業仍握在衛楮手中，而且給予財產一事並未告知大姜氏，否則知道衛珩拿走一半家產，大姜氏能不尋死覓活，鬧個雞犬不寧？

衛珩雖沒正式搬出敬國公府，但他早在外頭置辦屋宅，每月留在國公府裡的時間也不過三、五天。

他沒有成天在衛楮跟前討好巴結讓大小姜氏鬆口氣，認定他離爵位更遠，不足為患。

就這樣子，幾年下來，兩房倒也相安無事。

只是眼看著衛珩的官越做越大，品級越升越高，相較二房那群只會吃喝玩樂、生孩子的堂弟們，大小姜氏感受到威脅感日漸加深，於是這段日子以來動作頻頻。他沒空、不想接招，並不代表畏懼他們。

「爺，這帖子……」

「派人過去知會一聲，祖父生辰，我會提早回去。」有什麼招數他接著！

彎眉勾唇，分明是溫煦笑意，卻讓馬文頭皮一陣發麻，身上浮起雞皮疙瘩無數，他曉得，二房慘了。

「是。」

馬文退出去後不久，門板再度敲響，這回進來的是衛仁。

「爺，楚家兩位小公子到。」

進入虎賁衛之後，除接收先帝給的人外，衛珩也開始培養自己的部下，忠孝仁愛、信義和平八個，是師父親自挑選調教過的，用起來得心應手。

「他們身子好些了嗎？」

「大夫說已經不礙事。」

從密室救出來那幾日，楚棠、楚楓嚇得夜不成眠，兩兄弟經常緊抱著彼此不鬆手，他們不敢哭、不敢說話，倉皇恐懼的表情令人心疼，吃了好幾帖安神藥才慢慢緩過來。

「他們有沒有開口問過家裡人？」

「沒有，兩位小公子常背著人偷偷掉淚，我想應該多少猜出幾分，只不過兩人半句話都沒問，乖巧聽話，讓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。」衛仁回答。

故作堅強？衛珩扯扯嘴角，姊弟三人性子倒是挺像的。

衛孝說，楚槿搬到百花村後，遵照要求，除了隔三差五到孫婆婆家裡取用糧食柴禾，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戶。

偌大的宅子一個人獨居，分明心裡害怕，她卻咬緊牙關，半句都不透露，十二歲的丫頭比二十歲的少婦更沉穩，是因為家逢巨變，還是天性使然？

楚家滅門慘案在百姓間傳得沸沸揚揚，有些對朝局敏感的，幾句話就猜出幾分意思，都說新帝秋後算帳。

楚玉為人剛毅耿直，一心對皇帝效忠，從不摻和進皇子奪嫡爭權，而新帝上官謙恰恰是個器量狹小的，當年他尋求楚玉的支持，楚玉卻相應不理，這仇早早在他心中記下。

新官上任都要燒上三把火，何況多年隱忍、一朝奪位的上官謙。

原本衛珩也是這樣想的，直到從楚棠身上拿到遺詔，他才曉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。這些天，謠言越傳越盛，上官謙震怒，命大理寺十天內結案。

不懂門道的以為新帝對楚家上心，急著替楚家上下兩百多口人討公道，可知道內情的哪還能不曉得，新帝這是逼大理寺隨便找個代罪羔羊呢。

衛珩不反對上官謙的做法，反正目前滅門兇手碰不得，總得給天下人一個交代，於是他花兩天功夫挑挑揀揀，擇定京郊附近的龍安寨。

那是個一千五百多人聚集的山寨，專門打劫路過的客商。

兩年前，他們收下大筆銀子，半途劫殺四皇子上官靖，讓原本在奪嫡之爭中最有希望的上官靖提前退下戰場。

衛珩將結果呈報御前，再鼓吹幾句「滅掉龍安寨不但是為楚家報仇、為百姓解困，更可為皇上立威」之類冠冕堂皇的話。

上官謙眉頭一皺，猶豫片刻後，允了，派兵五千，一夜之間將龍安寨剿滅。

龍安寨剿滅那日，衛珩進了靖王府，與過去的四皇子、如今的靖王共飲一杯狀元紅，他們總算是逼著那個人自斷臂膀，報一箭之仇。

楚家滅門慘案結案後，在背後盯梢的人撤去，衛珩行動自由，接下來該籌備、該做的事不少。

衛珩揚起一抹清淺笑意，道：「把人帶上，去百花村。」

「是。」衛仁立到一旁，等著主子先行。